

David Beckham

My Son

[英国] 特德·贝克汉姆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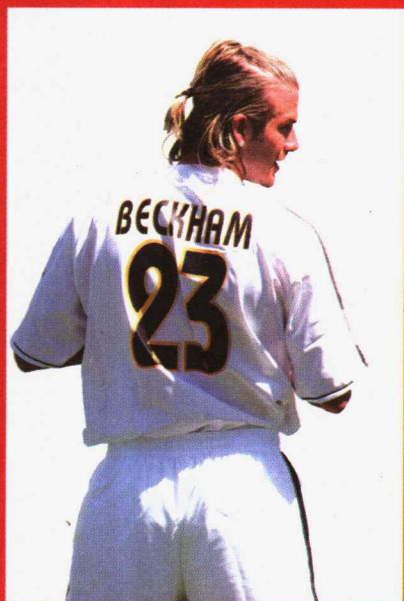
张莉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我的儿子

贝克汉姆



我的儿子 贝克汉姆

[英国]特德·贝克汉姆 著 张莉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 (英)贝克汉姆(Beckham,T.) 著;张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6
(译林传记译丛)
书名原文:David Beckham: My Son
ISBN 7-5447-0041-0

I. 我... II. ①贝... ②张... III. 贝克汉姆,D-传记
IV. K835.615.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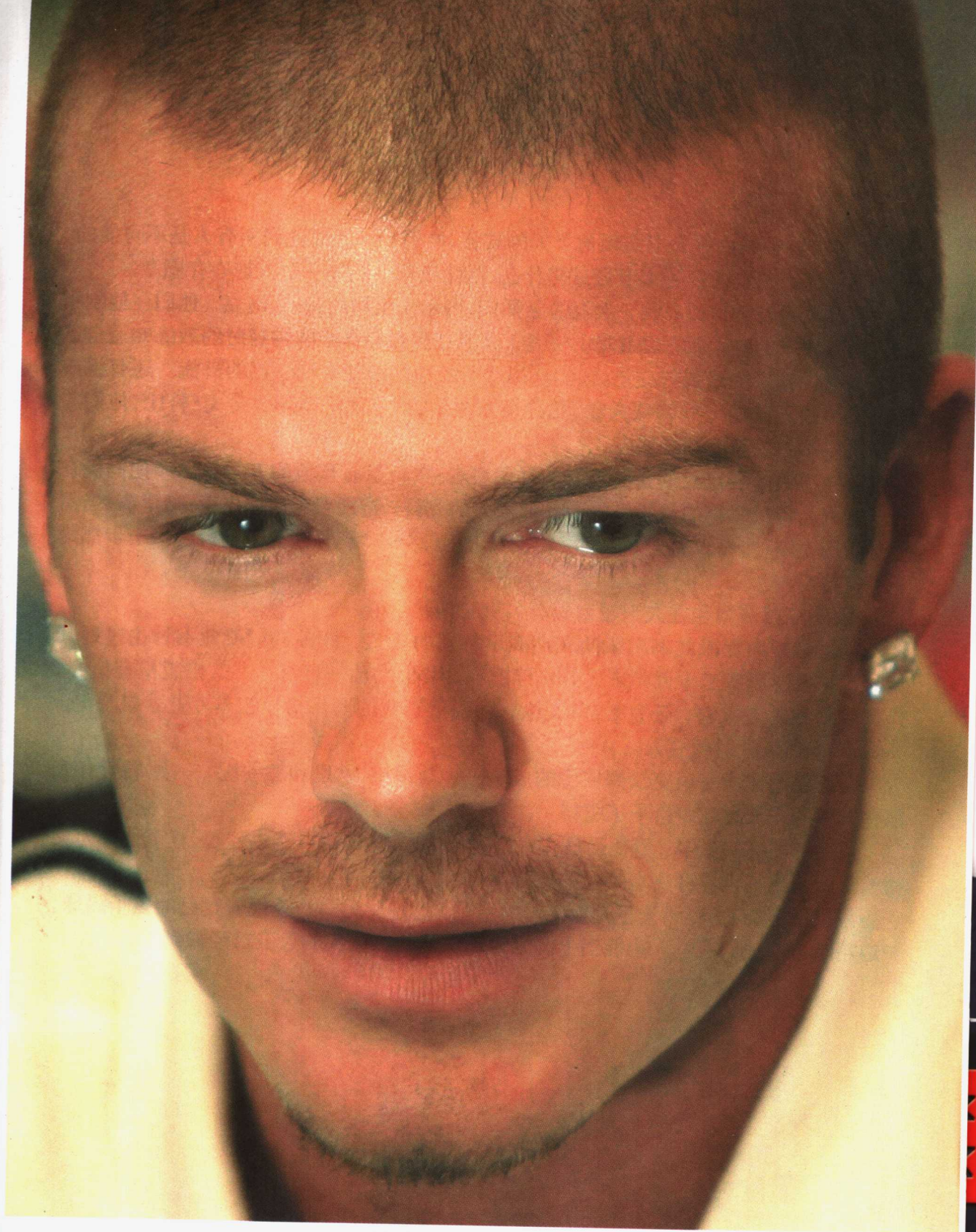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7445 号

DAVID BECKHAM: MY SON by Ted Beckham with Tim Allan
Copyright © 2005 by Ted Beckham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an Macmillan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6-143 号

书 名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作 者 [英国]特德·贝克汉姆
译 者 张 莉
责任编辑 谢山青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海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447-0041-0/I·34
定 价 3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致谢

很多人曾经帮助过大卫实现他今天的成就,要想一一感谢他们所有人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都清楚自己曾为大卫做过些什么,因此我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心存感激。

有几个人特别值得一提。大卫的老师们,穆尔先生和约翰·布洛克。他们在他刚刚开始展露才华的时候就帮助并培养了他。大卫在区级和郡级队踢球时的教练知道自己正在跟一位特别的球员打交道,他们还竭尽所能地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潜能。还有组成瑞奇威流浪者队的一群特殊人物,尤其是斯图尔特·安德伍德和史蒂夫·科比,他们二人都是了不起的教练和好朋友。

还要感谢曼联已故的备受思念的马尔科姆·费吉恩以及他的妻子琼恩。他们俩在大卫刚去老特拉福德的日子里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特别要感谢埃里克·哈里森,当然还有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他们二位都对大卫深信不疑,并在大卫前行的每一步都给予了支持。

托尼·斯蒂芬斯也在大卫越来越有名气时帮助了他。

我还必须向促成此书出版的人们表示特别的敬意,此前我们就此书讨论过好几年。首先要感谢我二十五年来的小伙伴巴利·内维尔,他一直对本书的出版抱有信心,并且鼓励我去完成它。还有蒂姆·艾伦,他提供给我的写作指导相当专业,以及 Pan Macmillan 出版社的所有人。

同样也感谢所有贝克汉姆家庭的成员——桑德拉、琳恩和乔安妮——她们所有人都在大卫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了支持。

最后还要感谢大卫。看他踢球一直是一种快乐,从他第一次踢球起,直至他作为英格兰队队长出征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一直都是。

我很幸运,我实现了天下无数父母的夙愿。这些父母一边注视着自己的孩子踢球,一边暗暗希望他们有一天也能当上国家足球队队长。而我的大卫已经做到了。



我的儿子 贝克汉姆

目 录



从惠普斯十字医院到沃
德姆小屋 1975—1982

8



从瑞奇威流浪者到老特
拉福德 1982—1989

38



从足球学童到一线队员
1989—1995

76



从一线队到法国
1995—1998

108



三冠王赛季 1999

146



从三冠王到东京
1999—2002

178



从曼彻斯特到马德里
2002—2005

212

序：欧洲冠军联赛决赛

当我在诺坎普体育场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去的时候，我的耳边嗡嗡叫个不停。这是我儿子一生中参加过的最重大的赛事——1999年度的欧洲冠军联赛决赛，由曼联对阵拜仁慕尼黑。

这就是了——我儿子职业生涯中的最高峰，同时也是我个人足球梦想的巅峰。

我的儿子，大卫·贝克汉姆正在为曼联——我毕生支持的球队而战，而且是在英国俱乐部参加过的最重大的赛事中战斗。他在整支球队里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正是这支球队相继赢得了超级联赛冠军和足总杯，使整个英国足坛为之震惊。此时此刻，他们正站在创造历史的边缘——史无前例的三冠王。

决赛在世界上最宏伟的竞技体育场——巴塞罗那诺坎普体育场上演。几乎垂直于地面的看台高高耸起，人声鼎沸，色彩交织，气氛热烈。在那个金黄色的酷热夜晚，所有的看台都挤满了观众。全场 90,000 名狂热的球迷不停地兴奋尖叫，呐喊助威。

一个星期以来，我的心弦一直恼人地紧绷着，大卫想必也是如此。场上球员开始做赛前热身，而我在座位上也如坐针毡，度日如年。我真正感受到了紧张和压力——仿佛一秒钟变成了一分钟，一分钟又变成了一个小时。

大卫看见了我，他朝我轻轻挥了挥手，就像他每场比赛前必做的那样。桑德拉和我朝他微笑，我们努力显得沉着镇定，充满信心。

比赛开场了，不过紧张的气氛开始蔓延到了曼联球员身上。他们不但在传球中失误频频，而且表现生涩脱节，毫无流畅的感觉。两支球隊都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水平，然而，这样就已经够让我难受了——因为我明白，一个小小的失误就能左右比赛的结局。

虽然我亲眼看大卫踢过无数场比赛，但我仍然尽力想弄明白他和他的球队到底怎么了。拜仁是一支典型的组织出色的球队，他们的后防线没有一丝漏洞。相比之下，由于中场球员罗伊·基恩和保罗·斯科尔斯被罚停赛，损失了两员大将的曼联显得拖沓走样，发挥失常。

不过，即便如此，开场后第一粒进球来临之时，

我们还是没做好充分的准备——开场后仅 6 分钟，德国人就率先破门得分。

从那时起，德国人便攻势如潮。有一次他们甚至射中了门柱，幸亏曼联门将舒梅切尔表现神勇，才将德国队的几次猛攻都化险为夷。

比赛时间正在流逝，创造历史的机会似乎也在悄然流逝。中场时，曼联球迷个个看上去紧张不堪，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那支主宰了英超整个赛季的华丽而流畅的队伍消失不见了。不知怎么的，纯粹的精神紧张居然取代了重大赛事的超凡魔力。每个身穿曼联球服的球迷都切身感受到了这种紧张的氛围。

我的思维一片混乱，神经也绷得越来越难受。但是我们仅以 0:1 落后，我们仍然有机会。

下半场开局跟上半场差不多，德国人压着我们打，并且随时可能轻而易举地拿下整场比赛。但比赛仍有 20 分钟，这时他们需要做出决定——究竟是应该力保球门不失，还是争取再次破门得分？

他们最终选择了前者，充满灵感的中场大将马特乌斯和射手齐格勒相继被替换下场，看来德国是要力图保住 1:0 的比分了。曼联则孤注一掷，所有人马都压向前场，前锋谢林汉姆和索尔斯卡亚替下了边锋布洛姆奎斯特以及中锋安迪·科尔。

距离整场比赛结束还有 5 分钟，德国人看上去似乎赢定了。曼联球员仍坚持不懈地向拜仁球门发起冲击，然而似乎都不起作用。接下来曼联的后卫给大卫传了个高球，当时他正站在中圈里，我注视着他带球向前进攻，他的身后是如潮水般涌上的曼联球员，最终逼得一粒角球。

大卫冲过去主罚这个角球，这是他整个一生中我们都在为之准备的时刻。在伦敦东区泥泞且不透风的足球场上，我们曾花了无数个小时，左一个右一个反复地练习。所有那些练习都将以最令人目眩的方式得到回报。

大卫用大家都熟悉的方式助跑。为了罚出一记精妙绝伦的角球，在右脚即将触到球的一刹那，他把身体用力弓向一侧，同时朝外伸出左臂。只见约克将球朝后摆渡给吉格斯，后者当即朝球门拔脚怒射，而



德国队的防守球员似乎都完全呆住了。紧接着,足球反弹回来,谢林汉姆率先做出反应,射入了激动人心的一球,扳平了比分。

“好——球!”我忍不住大吼一声。整个曼联看台的球迷都高高地蹦了起来,体育场似乎变成了一片红白两色的海洋。我像个疯子一样在原地跳起了舞,边庆祝边朝空中挥舞着拳头。

现在的比分是 1:1,还有 4 分钟比赛才会结束。曼联势头正猛,而德国人似乎还没从刚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本来他们离欧洲冠军杯只有数步之遥,简直是触手可及——可是现在,他们只能把目光投向加时赛,或者至少他们是这样想的。

但是仅仅 3 分钟之后,曼联再一次赢得了一粒角球。这个球和帮助破门的上一个角球位置相同,就在大批曼联拥趸的正前方。

大卫又一次跑过去主罚这个角球,全场的嘈杂声几乎震耳欲聋。他站在那里,两手叉在臀部,瞄准着禁区,想像着球旋转着飞入这个危险的区域。接着他深吸一口气,朝前跑去,还再次弓着身体以获得击球时最大的力道和曲线。我张着嘴注视着这一切,只见球划了个曲线,直飞禁区。

这一次谢林汉姆第一个用头触到了球,我们目

送着球越过德国队防守队员弹向远门柱,在那里小个子挪威人索尔斯克亚早已埋伏多时。球刚掠过他就迅速做出反应,将球勾射入网,获得致胜一分。这粒进球让我们全都从座位上蹦了起来,振臂欢呼。

我们再度兴奋不已,沉浸在巨大的喜悦当中。压抑多时的情感如同火山爆发,迅速席卷了整个体育场,索尔斯克亚早被他狂喜的队友们一层层压在身下,再过几秒钟比赛就要结束,而曼联却令人难以置信地上演了翻盘好戏,反以 2:1 超出。这场大逆转绝对不可思议,简直让人目瞪口呆。欧洲冠军杯——这块足球史上不朽的一席之地——是我们的了。

最后的那一分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分钟。德国人被打得落花流水——他们甚至都没搞清发生了什么,况且他们也回天乏力。短短的 240 秒内,曼联由失败者摇身变为三冠王,而我的儿子大卫正是这一切的核心。

终场哨声吹响时,我一边狂喜地欢呼着,一边拥抱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我又回想起我儿子如何踏上那不可思议的征程,通向世界足球之巅,泪水无法控制地滑下我的脸颊,我为我的球队和我的儿子感到由衷的骄傲。



从
惠普斯
十字医院
到
沃德姆小屋
1975—1982

“爸，总有一天我会为曼联踢球。”

肯定有一百万个父亲听到过这样的话，他们并未指望过它会实现。然而我听到的这句话却变成了现实。

我带大卫去观看的第一场比赛是在托特纳姆和曼联之间展开的，那是在1980年9月6日。虽然比赛只是以0:0收尾，但却很精彩，它见证了我儿子与我毕生支持的俱乐部之间的一段缘分。

那年他才5岁，这样小的年纪根本无法真正理解足球，不过又大得足够懂得自己热爱所有与这项运动相关的东西。

那天大约是在午饭时间，我们离开位于清福德的家出发前往球场。大卫穿了一套曼联的球衣，因为即将亲眼目睹他所热爱的球队比赛，他一直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中。我们提前赶到，顺利地避开了蜂拥的人群。我们将车停在靠近球场的地方，穿过乱糟糟的后街进入了球场，一路上他的小手一直紧紧地抓住我。

对大多数球迷来说，我们到场的时间太早了。场内只有几名身穿红白相间球服的球迷，根本就听不到比赛开始前你所期待的种种喧嚣。我抱着大卫穿过旋转式栅门，在球场上方很高的地方找到了座位。这个长着一头金发的小男孩就坐在我的身边，在他的眼里，空旷的足球场肯定显得巨大无比。

我扫视着差不多空荡荡的看台，内心仍在为带上儿子来看他的首场比赛而激动不已。场内冷清的气氛并未破坏大卫的好心情，光是带上他来看比赛就已经够让他感觉美梦成真了。

随着开场时间的临近，他也越来越兴奋。我们不得不多跑了几趟洗手间——这一直是他紧张的信号，当时如此，现在依然。

这时两支球队的球员开始出现在球场上，为了让他能看得清楚些，我把他抱了起来。曼联进场时，大卫不停地欢呼着，他还不时地抬起眼睛看一下我，瞧我是否在留意他。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兴奋。

比赛对他来说如同雾里看花，我无法假装他全部看懂了。我放了许多巧克力球在口袋里，每当大卫兴趣减弱时，我就给他几粒。为错开人群，比赛结束

前我们就退了场，不过那仍然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亲眼看到了强大的红魔比赛，虽说没有进球，他依然为这项运动的整场气氛着迷。

我和他一样感到开心。只要看到他的小脸被快乐照亮，我就觉得花的门票钱很值。他快乐就是我快乐。当时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

我抱着他走下一级级台阶，这时他看着我说：“爸，总有一天我会为曼联踢球。”

“我会去看你比赛的，即使你要为巴尼特队踢球我也要去看。”我笑着说。

当然，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通往世界足球巅峰的神奇之旅会把我带到比巴尼特队更不可思议的地方。

奇异的旅程始于1969年的秋天，那时我刚和桑德拉结婚。严格说来，那算不上是一段旋风式的恋爱——过去几年中我们一直在约会，直到最后我才终于鼓足勇气，请求她嫁给我。

1975年5月2日早上6点17分，大卫在伦敦东区的惠普斯十字医院来到了人间，他出生时体重7磅6盎司。

“祝贺你，老爸——是个男孩。”助产士一边说一边把洗干净的宝宝放在我的臂弯里。

我敢说世上没有哪个老爸听到这句话会不掉眼泪，我也不例外。我低下头去看躺在我怀中的儿子，心里充满了无法描述的爱。

我为生了个儿子感到激动不已。要知道，我一直狂热地爱好足球，到婚后才挂靴不踢。我的职业生涯从未真正像模像样——我只是在莱顿东方踢过几场预选赛，作为资深业余球员也在莱顿温盖特参加过几个足球赛季——但是我低头凝望我们的新生儿时，我梦想到了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几乎在当时当地就决定了他的名字。桑德拉和我都喜欢大卫这个名字，原因有两个：首先，这是个很带劲的名字；另外这也是我真正的教名，尽管在我一生中人们一直把我叫做特德或特迪。

大卫的中名是罗伯特·约瑟夫。罗伯特是随博比，一位他那个时代曼联最伟大的球员，同时也是我

真心崇拜的真正英雄；约瑟夫则随桑德拉的父亲，一位狂热的托特纳姆球迷。他的大卫的童年生活中具有极大的影响。

跟大多数父亲一样，我决心要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生活起点，至少应该比我好。我的父母多丽丝和特德就辛辛苦苦，努力工作，把他们能给的最好的东西给了我和我的弟弟约翰，虽然我们的生活依然很拮据。

我记得我父亲也看我踢足球，不过我有个印象，他似乎对足球并不十分感兴趣。当然，他也会对阿森纳的发家史有着泛泛的兴趣，但却从未为之着迷。我决心不让同样的事情在大卫身上重演。我想让他继承我对足球运动的热爱，也会在他需要我的时候给他帮助。

自打我记事起，我就一直是曼联的支持者。从前，每到周六的午后，我就会跟父亲坐在一起收听足球比赛的结果。我就是爱听“曼联”这两个字，对我而言，甚至这个名字本身都有一种奇幻的魔力，让人感到兴奋。

1958年2月慕尼黑空难发生时我大约10岁。父亲下班回来后就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收音机和报纸上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报道。

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我深受打击，但伤心仅仅更坚定了我对曼联的支持。我那时就为曼联着迷，至今仍然是，而且永远都会是。

母亲去世的时候年仅41岁，那一年我刚刚23岁。她死于胃癌和胸腺癌，看着她的生命逐渐消逝实在令人痛苦。她生前是个极其美丽的妇人，个子高挑，有着一头乌黑的秀发，可是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开我们，却束手无策。这件事情给我们所有人的打击都非常大，特别是约翰。这事还逼着我们认清一个道理，就是一定要自立，任何事情都不能想当然。

在那段日子里，我们经常四处搬家。一开始我们住在沃尔瑟姆斯托的一小套公寓里，后来搬往清福德，住在一幢高层建筑的六楼，接着又搬到莱顿斯通的一所拥有三间卧室的房子里，这也是大卫出生时我们居住的地方。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们又再次搬回了清福德，先是住在罗顿公园花园，接着又搬到汉普顿路，至今仍住在那里。

那条路没什么特别之处，它位于北环的北面，距

离北环仅有数百码之遥。那幢带有三间卧室的联排房也同样普通。门口的道路并不宽敞，刚够两辆汽车并排驶过。多数人家的前院都已铺上水泥，这样方便泊车。对大卫来说，那幢房子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有个长达140英尺的花园——这是我们父子俩嬉戏踢球的绝佳场所——距前门仅100码远的地方还有个公园。

那时我们的日子并不宽裕。为维持生计，我总是不停地干活。我15岁就辍学，没能获得任何资格证书。我干过很多种活计——在布朗斯饭店当过侍者，在一家木器行帮过工，之后又跟母亲一起在工厂做过工。

上学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可是当我去寻求职业顾问的建议时，他却跟我说：“你能想像有多少人想成为职业球员吗？你根本就没有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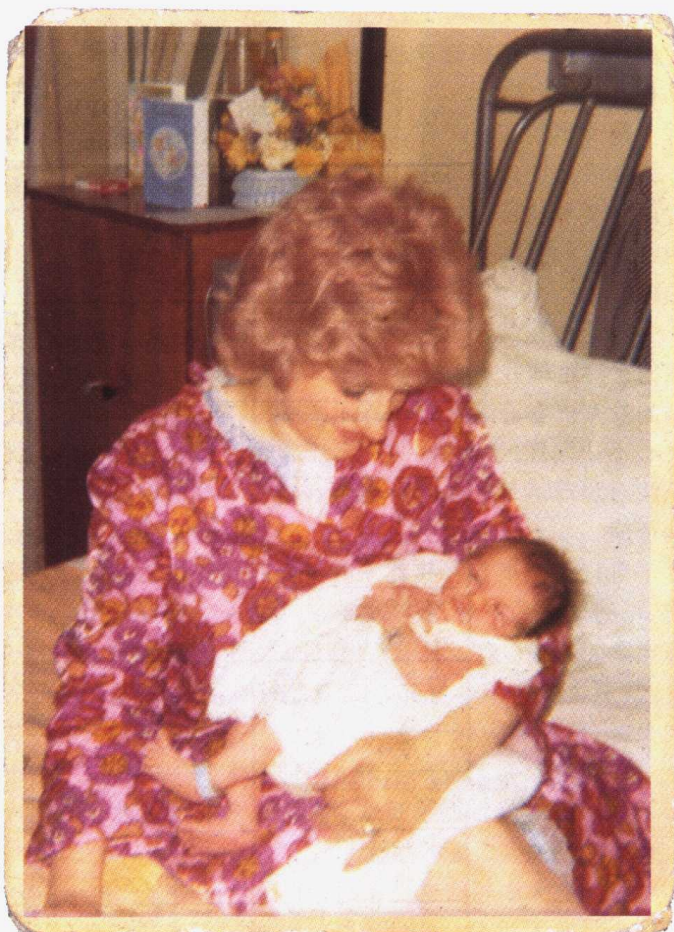
大卫出生时，我正在为一家叫本汉姆的公司干活，具体负责大型建筑物内部供暖及通风设备的安装。之前我在一家小建筑公司里干，后来有一天，我想请一下午的假，好庆祝一下自己的订婚仪式，可老板居然拒绝了，所以我就干脆离开了那里。这就是当时我的典型风格，而且至今依然如此。一旦我决定了什么事，我就去做，没有谁能说服得了我。

在领了几个月的失业救济金之后，终于有个名叫杰克·欧文的家族旧交帮我在本汉姆谋了份差事。我干活的第一个施工地点是在伦巴德大街，我们正在那里盖一座银行。我每周工作70到80个小时。为了多赚些钱，我经常上夜班，还大量加班。当然，这也意味着我失去了许多与孩子们见面的机会，那时他们都还很小时。也许这就是生平最让我懊悔的事情了。

那时，每三个月左右，我会去剑桥待上一周，因为我们要履行合同，为剑桥大学的厨房提供维修服务。我和几名工友一起住在简陋的寓所里。每当我们在那里开怀大笑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桑德拉，想起她一个人又要持家又要抚育孩子是多么的不容易。

接下来，大卫大约6岁的那一年，我接受了一份去沙特工作的为期三个月的合同。之前我也跟桑德拉商量过，我们都认为应该抓住机会挣些大钱，即便这意味着要离家很长一段时间。

这件事我在工程正式开始前一年多就应承了



上图右页:大卫于1975年5月2日上午6点17分出生于惠普斯十字医院,出生时体重7磅6盎司。之前我错过了亲眼目睹我们第一个孩子琳恩的降生,所以这次我决定一定要待在医院守候大卫的降临。

左上:桑德拉和我约会了好几年,直到最后我才终于鼓起勇气,向她求婚。这张照片是我们一起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

左中:桑德拉和我在1969年9月13日结婚。正式牵手后,我们去招待客人。

左下:这张照片是桑德拉怀抱我们最小的女儿乔安妮和助产士一起站在医院门外,乔安妮刚出生还没几天。

The fee for this certificate is 5s. 0d. (25p)



CAUTION—Any person who (1) falsifies any of the particulars on this certificate, or (2) uses a falsified certificate as true knowing it to be false, is liable to prosecution.

CERTIFIED COPY OF AN ENTRY
Pursuant to the Births and Deaths Registration Act 1953

NHS Number		BIRTH		Entry No.
Registration district		WALTHAM FOREST		
Sub-district		WALTHAM FOREST		
1. Date and place of birth		CHILD Second May 1975 Whipps Cross Hospital, Leytonstone		
2. Name and surname		David Robert Joseph BECKHAM		3. Sex Male
4. Name and surname		FATHER David Edward Alan BECKHAM		
5. Place of birth		Edmonton, Enfield		
6. Occupation		Maintenance Gas Fitter		
7. Name and surname		MOTHER Sandra Georgina BECKHAM		
8. Place of birth		Islington		
9. (a) Maiden surname		(b) Surname at marriage if different from maiden surname		
WEST		—		
10. Usual address (if different from place of child's birth)		155 Norman Road, E.11.		
11. Name and surname (if not the mother or father)		INFORMANT Mother		
12. Qualification		Mother		
13. Usual address (if different from that in 10 above)		—		
14. I certify that the particulars entered above are tru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				
B. G. Beckham of				
15. Date of registration		16. Signature of registrar		
Eleventh June 1975		D. Motman, Registrar		
17.* Name given after registration, and surna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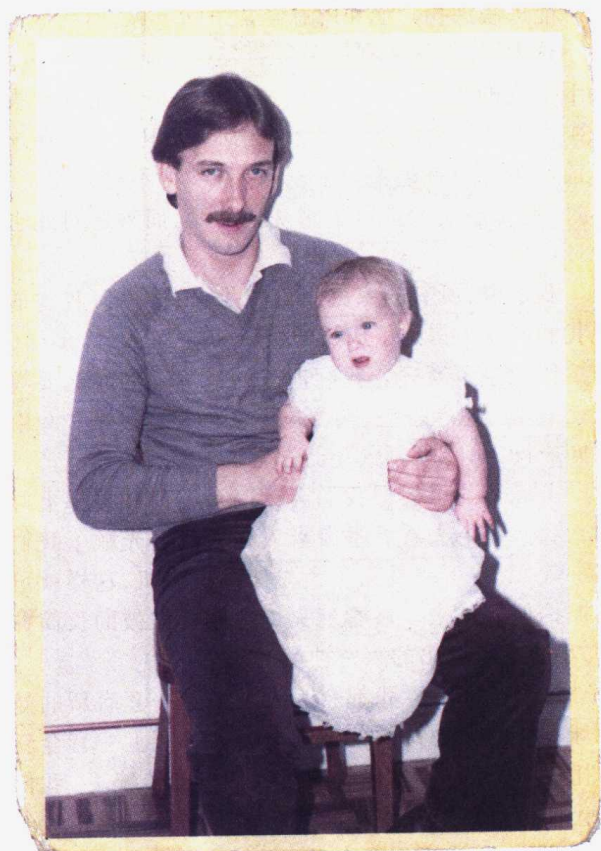
* See note overleaf

Certified to be a true copy of an entry in a register in my custody.

B. Cert.
R.B.D.

D. Motman Registrar

11/6/75 Date



这张照片是我和乔安妮在她的洗礼命名仪式上。乔安妮出生后,大卫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他一心想得到一个弟弟——一个可以一起踢球的玩伴。结果还不错,乔安妮总是很乐意在花园里跟在他后面跑来跑去地踢球,这样一来,对大卫来说可是两全其美了。

来,然而到了出发的时间,我却需要重新考虑了,因为此时桑德拉怀孕了。

但是,没有其他办法,我们需要这笔钱,所以我还是按期动身了。我们在靠近约旦边境的塔巴克沙特皇家空军基地干活。信不信由你,我在那里踢的球要比在家里踢的多得多了。大多数晚上,我们都会踢6人一组的对抗,后来我们又组织了阵容完整的11人一组的比赛。我们跟德国人踢,也跟法国人和阿拉伯人踢。

不幸的是,我还在沙特的时候,桑德拉流产了。我接到了她母亲给我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发生的一切,我当时就要回家,但她一再保证说桑德拉没事,她还说服我一直做到合同期满再回来。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简直是迫不及待地要回家。

直到抵家的那一刻,我才得知了真相——桑德拉流产后生了病,不得不在医院里住了几天,这段时间一直是她的父母住在我们家里,替我们照看琳恩和大卫。

我回家时已经是11月了。桑德拉带着两个孩子到车站来接我。我下了火车,刚走上站台,琳恩和大卫就朝我狂奔过来。他们俩都哭了,我同样也控制不了自己。隔了这么久,再一次见到他们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他们上来抱住我,我紧紧拥抱了琳恩,又将大卫一把抱起,接着我就一只手抱着大卫,一只手牵着琳恩,向桑德拉走去。当时的场面十分感人,令我永生难忘。

孩子们看到我都很兴奋,谁也不愿意离开我。到家后,我打开行李箱,把我带回来的礼物一一分发给们。事实上,我花了太多的钱给他们买礼物,以至于到最后我们发现我这一趟差事给我们带来的收入并不可观。

我重又投身到家庭和工作之中。过了不久,大卫的妹妹乔安妮也来到了人间。

1982年她出生的那一天,我从医院赶回家,告诉琳恩和大卫:“妈咪生了个宝宝。”

“男孩还是女孩?”大卫问道。

“女孩——”

“我不想要女孩,我想要男孩。”

他失望得大哭起来。他一心想得到一个弟弟——一个可以一起踢球的玩伴。但是当我们把他